

曹杰：开“鸳鸯锁”的人

□ 许玮

我走进作家曹杰老师住的单元楼。楼道很静，是老式的水泥台阶，踩在上面，像石头轻声撞击，磕——磕——磕。几片柳叶旋在楼梯旁，角落里停了一辆老旧飞鸽自行车，车把上垂着一个尼龙网兜，里面不知装了什么东西，沉甸甸的；车座上落满灰尘，梁上也是尘土，一看就是好久没有骑过了。

我蓦然觉得，这宛如小说里的场景。很多时候，写作者把这样的场景变成小说，是不经意的发现，也是用心捕捉，好比脚踩在楼梯上，谁会注意水泥台阶的老旧与否，然而写作者往往留意。

来之前，我和曹老师通了电话，他告诉我所住小区的位置，非常清楚。我上楼时，他一定听到了我的脚步声，便笑盈盈地站在门口迎接。高高的个子、花白的头发，穿一件格子衬衣；背有点驼，毕竟年岁已高，但皮肤白皙、精神健朗，微带茶色的镜片后，是一双慈蔼的眼睛。

他问我：“好不好找？”我说：“好找，来前您告诉了我楼号和房号，一找就找见了。”

他嗯了声：“老小区了，怕你不好找。”我重复了一句：“好找！”

他笑着说：“哦，告诉你了，我忘了，真是老啦。”

我又想起楼道角落里停着的那辆自行车，飞鸽牌，响当当的牌子，往前推四五十年，有几家能买得起！然而，座上 and 梁上的灰尘说明了一切，如今已不是几十年前了，还有那个尼龙网兜，经巧手编织，老旧却怀旧，日子装在里面，无声流走。而我从曹老师写下的文字里看见了远去的光阴。

光阴都是不声不响，细细磨人。几句问安后，曹老师把我带进他的书房。书房不大，很简朴，就是流行飞鸽自行车那个年代的装修风格，而曹老师正是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作家。写作前，矿工、记者、技术员……他都干过，最后还是握了笔杆儿，潜心创作。当我懂得了写作是一项很神圣的职业后，包括曹老师在内的那代大同作家，已步入了晚年。精力和才情充沛的年龄，他们的小说曾红极省内外，写塞北、写煤矿、写改革，也写家庭琐事、儿女情长。好作家能让鸡毛飞上天，等悠悠落下时，又变成了缤纷的花瓣，叫人叹赏。

塞北、煤矿、改革，家庭琐事、儿女情长，还有变成花瓣的鸡毛。这些，曹老师都写过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塞北的社会现实，幽默含蓄，通俗易懂。

我是先读他的小说，再来拜访，落座后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曹老师，您是那个开‘鸳鸯锁’的人！”

他听了一怔，继而笑了，知道我说的是他的小说集《鸳鸯锁》，于是摆摆手，谦和地说：“几十年前的书了，你看了？”

我说：“看了，那玉石雕琢的锁子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鸳鸯锁。”

我记得，《鸳鸯锁》这部小说集，是我当年在顺城街的旧书摊上见到的。那会儿，大同城墙还没有修复，黄土夯筑的墙体，呈现着岁月的破败和沧桑，沿城墙根自发形成的一溜儿书市，也像时光磨人一样，每周末磨着我去逛游，无论买不买，总要瞧一瞧。一本粉色封皮的小说集映入我的眼帘，蹲下一瞅，看到了作者的名字：陆桑。那会儿，我不知道这是曹老师的笔名，只觉得封面设计挺有年代感，便拿了起来，一翻勒口才知，原来，这是曹老师写的书啊，“陆桑”是他的笔名。

笔名传达的是作家的心境和性情。陆桑就是曹杰，曹杰就是陆桑。

后来，城墙要修复了，顺城街也要改造，旧书市随之搬迁，始料不及的巨变，让我们这座北方古都一天天焕发新颜。我跟曹老师说起这些，他又是一笑，转身走到书柜前，抽出一本小说集《鸳鸯锁》放在我手上。粉色封皮，像木刻版画一样的装帧图案，不曾远别的记忆回来了，仿佛又回到了顺城街，黄土夯筑的残垣下，年轻的我，蹲在书摊前，静静地品咂夹在纸页里的时光。

时光，近了，又远了，而时光一旦走远，就不再复返。

曹老师生于1935年，已是鲐背之年了。他在《鸳鸯锁》的扉页上签了名，送给我，还有一本他研究北魏历史的著作，但我更喜欢这本薄薄的小小说集。他没有问我当年是否在顺城街买过这本书，而我当时没有买，但集子里的小说我读了几篇，印象最深的是《鸳鸯锁》这篇。那是个人情世故相对简单的年代，情节也很简单。鸳鸯锁，鸳鸯锁，苦难中孕育的故事，一把锁，岁月悠然，几代人的爱恨，岂是朝夕之间能够倾尽的！好听的篇名、好看的故事，谁知多年后，我竟拜访了曹老师本人，所以，在我心里他就是那个开鸳鸯锁的人。

生活就是开一把一把的锁，不变的唯有真情。

曹老师说自己“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矿工”，矿山的人事自然稔熟于心。他写憨厚的矿工王铁山，“两片黑蝴蝶翅膀一

样的眉间卷着疙瘩”。把眉毛形容成黑蝴蝶翅膀，颇有新意，因而我一直记得这“点睛”之笔。我端详曹老师，黑眉夹杂着几根白眉，浓而长，也像一对蝴蝶翅膀，要飞出他的脸颊。我不禁想，曹老师肯定很得意《鸳鸯锁》这篇小说，索性用篇名作了书名。还有那篇为他赢得赵树理文学奖的短篇《月儿圆圆》，卫伟、裴丽，喇叭裤、皮夹克……那火热的年代哟，那痛并快乐的韶光。人间真情最值得歌颂，笔下故事不乏虚构，但虚构的源头流淌着人生的活水。

从曹老师家的窗户望出去，是几棵高大的柳树，风摆枝条，像袅娜的长发。我听见几个孩子在嬉闹，但片刻又归于寂静。城市里很少看到炊烟，有炊烟升起的地方，总会漫过故乡的味道。曹老师拿起水杯呷了几口，和我一样，也默默看着窗外，镜片的一瞬反光，让我猜想他内心的波澜。

他询问了我的工作和生活，说：“你这个年龄，我正在基层锻炼呢。”

我点点头。生活给予人的锻炼，回头想想，都是财富。

“一开始并没想着写东西，但经历多了，有感想，故事就不由得来找你，而不是你找故事。”曹老师说着，然后又看向了窗外。

是呀，不是你找故事，而是故事来找你，这就是写作者进入某个阶段后的开悟和积累。

树枝搅动着阳光，孩子们又在嬉闹了。我和曹老师坐了一会儿，便起身告辞，他再次走到门口，微笑着送我下楼，嘱咐我一定要多读多写。我回过回头再次感谢他，并请他留步。

我没有问曹老师缘何要取“陆桑”这个笔名，让“陆桑”就是“陆桑”吧，重要的是，他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，写出了满意的小说，矿山、矿工、大龄青年的恋爱、高额彩礼、门当户对、人生崎岖……这些现象总在，是人的烦恼，也是时代的烦恼，而当改革大潮吹过，塞北大地悄然变迁。这片土地上，多少人步履匆匆，一个上锁和开锁的人，在有关真情的故事里慢慢老了，但只要文字年轻着，回忆的时光就不显老。

我边走边翻看《鸳鸯锁》，时光如溯，都上心头，而刚刚嬉闹的孩子们互相追逐着从我身边跑过。我摩挲了一下那粉色封皮，眼前，似有一枚鸳鸯锁，秀气而雅致，满时间的包浆，咔嚓一声就锁上了，而开锁的人还在纸上耕耘。

心若年轻，青春永远



□ 心歌阁阁

时光不老，青春正好。在这草木蓬勃的季节，在这如火如荼的五月，我们迎来了五四青年节。这一天，是暮春之暮，朝气与阳光相遇，年轻与激情碰撞；这一天，是初夏之初，梦想与飞翔交汇，笑容与自信登场。

青春的风采，不是岁月的风采，而是时代的风采；青春的力量，不是时光的力量，是梦想的力量。我们用青春之笔，以汗水为墨，书写了生命的最美篇章；我们用青春之歌，以阳光为曲，唱出了人生的最好交响。

青年是历史的洪流，青年是社会的脊梁，青年是发展的动力，青年是进步的源泉。青年如朝阳，有着喷薄欲出的希望；青年如早春，有着破土萌发的力量；青年如百卉之蕾，有着含苞欲放的馨香，青年如利刃之新，有着发于硎的先锋光亮。

鲜花，向阳而开；青年，向上生长。年轻人，心怀驰骋，予青春以梦想；年轻人，意气风发，决不负韶华。青春为梦想高歌，梦想为青春起航。挺膺担当奋发有为是青春的姿态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是青春的豪迈。

王小波说：“青年人的动人之处，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。”青春只要站在顶峰，就会看见远方，就会有破茧而出的向往。宇宙洪荒，生命浩瀚，是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手擎顽强拼搏的火炬，用他们不被束缚的满腔热血，撑起了梦想永不熄灭的光芒。

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长在。青春留不住，像雨后的彩虹转瞬即逝，却又意蕴绵长；像清晨的薄雾含蓄朦胧，却又留恋浮想；像山间的小溪柔和缱绻，却又时常飘荡。青春太好，好到无论你怎么过都觉得有遗憾，就像月有阴晴圆缺一样。

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，只要心中有梦想，青春永远不会老。

谁没有过亮丽的青春？谁没有过执着的梦想？生活再怎么粗糙，我们都要活得骄傲；日子再怎么平淡，我们都要过得坦荡。生活是苦的，你要学会忍受，生活是甜的，你别一味享受。年华如歌，岁月似锦，让我们且以青春共热忱。

青年人，承上启下，需要继承老一辈的思想，又要给下一代人做好榜样。

前路虽远，行可将至。不要在意起跑的年龄，只要你有起跑的心，铿锵有力的步伐就不会畏惧光阴的驱赶。不要放弃坚定与热爱，只要依旧为青春里的真情而心动，每一种奋斗的姿态都是怒放青春。

时间总会老去，梦想却永远年轻。五四青年节，愿你拥有10岁的天真、20岁的浪漫、30岁的成熟、40岁的稳重和一颗永远积极向上的心。

青春之歌

□ 胡巨勇

一首歌，在岁月中流淌
它是时光最慷慨的馈赠
梦想，是它飞翔的翅膀
信念，是它逐梦的桨帆
这就是青春，它的名字叫奇迹
青春是一面旗帜，血性的浪漫
擎起激情，燃烧在心中的
永远是那团奋斗的火浪
青春是一首交响曲

激昂写就音符，在时光的琴键上
奏出最强劲的乐章
青春是一幅由梦想执笔，信仰
泼洒出的画卷，诠释无悔的岁月
以梦为马，朝着未来的方向奔跑
青春之歌，如此嘹亮，如此悠扬
它唱着勇敢无畏，唱着满怀希望
这首歌，永远激励着我们
铿锵的脚步一直向前

